

今日见徐相之问答内有不能照上海之所谕代说者,因徐相既不以总理为然,则未便再说也。刻又见沈,其意欲侄男从中两面说,须俟彼此意见定后,再行具呈批示之意,侄男则未敢肩此重任。况有代表在京,未便干预;况亦未奉训示,不能擅专,是以未接下文也。

绳伯在京,侄男因尚有一粤代表,是以不便去见,惟闻伟侯说,部中司员云,[原档下缺]

再稟者:侄男问答之语,请阅后藏好,勿为外人看见,王子展亦宜防(顾咏铨与王交好,亦求暂秘),即行辕左右人亦宜防,恐其传至招商局诸君耳中也。侄男与徐、沈二公之言语,是否可对李侯爷说?亦求示遵。王绳伯,侄男可以去拜否?可将此言告彼否?均乞迅赐示谕为盼。密码电每字三角八分甚贵,是以不敢多叙。今晚发上十五字一电,想已赐察矣。以后侄男发密电,下面不具名,上面加一京密,乞饬知翻译房为叩。侄男又稟。

989 [附件] 盛文颐谒见沈云沛问答

沈侍郎第一次问答

问:几时到京?

答:初八到,伯父叫职道与大人请安。

问:近来身体如何?

答:身体尚好。

问:招商局事,究竟令伯意见如何?

答:伯父之意,从前创办至今,共余一千余万,光绪九、十两年为马眉叔、徐雨之两次设法赎回,煞费苦心。惟从前股分,每股可值二百两,迨后跌至一百六十两,现在仅值百廿两。伯父股分均已抵押在外,每股原抵百两,现因股票跌价,是以原抵百两,银行不允,尚须再找卅两。伯父并无现钱,电报股分早已领价,此刻全恃招商股分为养命之源,倘或再跌,不堪设想。至于充总理一层,从

前督办曾经当过，总理何足为荣！惟办事员与董事会既不能联络，员董均多，唐朝九节度未尝不善，无如上无驾驭之人，以致无人专主，而员司以下，更可任意舞弊，无人过问矣。

问：弊在何？

答：修船、买煤，在在有弊。至于买办吃人，更在小焉者也！

问：“新裕”、“江永”两买办有一百人，只报二、三十者，何得言小？

答：恐不敢如此吃人，多少则不免。

问：现在究竟何意？王绳伯已来京，徐中堂不肯接待，有事尽可委办事员进京，何必另举代表？徐中堂云，王道系文勤之孙，系属世交，如来私第，原无不可接见，若在邮传部则不允见。具呈已经批驳，商权太膨胀，亦非久计。譬如现在堂官和平，尚不要紧，然堂官不能永远不更动，倘或换一激烈之堂官，于商人无益而有损，况官保亦系本部堂耶！

答：伯父并未欲举代表，此皆股东之意。五月开会，严子均、施子英等尚于演说时，深说局事均为盛官保一人所坏，皆缘系邮部堂官，以致畏首畏尾，伯父尚受不白之冤。况伯父岂不欲顾自己堂官之体制，而反欲为商人之总理耶？在伯父之意，只求整顿招商局事，使股价能涨，则然后售出，庶几亦可入汉冶萍厂矿公司，何必一定招商股分。此次代表立主和平，亦系伯父再三力劝各股东不可浮躁，静候部示，故能如此。至于顾大局一层，部中有徐中堂、李大人暨大人，惟各股东一方面力劝和平，此则伯父之顾大局耳！然初起之时，大约各股东尚可受劝，以后之如何，似难逆料。总之，股东为利起见，不得不然。

沈云：原呈系施则敬为第一名，此人本无道理，沽名钓誉。严子均则我去年在南京见过，曾对其说，我与尊大人交好，断不骗你，诸事不宜大激，激则生变也。令伯有来京之意否？

答：现因嫡堂兄昌颐病故，亏累一身，一切均须伯父清偿，已属焦急，再加招商股分一跌，添一更字矣。此番亦未说来京一层。

问：到南京见杨五大人否？

答：见过。并带来与大人暨徐中堂公信一封，昨已送至中堂处矣。

沈云：信已看见，你见中堂否？

答：尚未去见。

沈云：你可去，见后如何说法再说。烟台差使，何以不好？

答：烟台苦极，上有两代孀居，家用浩繁，再难支撑，是以求大人栽培也。

沈云：陈蓉曙此人如何？现在局中何人作主？

答：陈道未见过，惟闻诸商界，不尽为然者。局中作主，大约尚是钟、陈两道，派买办各事则唐道。

沈云：唐系何名？

答：德熙。

沈云：陈蓉曙于浙江宁波商人感情如何？

答：大约亦未必甚好，甬商苟信服，则严子钧即是甬人，不致在南京面禀大人，说招商局办理不善矣。

沈云：是极。又云：钟若何？

答：钟尚有铁路兼差。

沈云：一兼差即不能专心，此系中国官场通病。况陈蓉曙于招商亦外行也。

答：招商之不能起色，大约亦在此。所谓无论一家、一国、一店，总须当家者得人。

沈云：烟潍铁路如何？

答：股分恐一时难齐。

其余均说电局，话长不录陈。

中间沈尚云：上海来之人，每说招商之事，均以官保如何意思为宗旨，而来说者，言人人殊，均不相符。即如施信之等之说话，各不相同，大约均系彼等自己之意，而以官保为名也。你意如何？

答：总之，伯父意见，职道刻已禀明，其余则不得知矣。

沈侍郎问答第二次

问：见过中堂否？

答：刻已见过。

问：如何说法？

答：随后商量等等之语，职道家贫，总求大人格外栽培。

沈云：你听信可也。又云：中堂提及招商事否？

答：略提一二，职道亦未敢多禀。

沈云：我今早在衙门即与中堂说过，他人之言不可听，盛道系其侄子，所言必不错，可以释然，并非盛宫保与我们闹意见也。然中堂之意，尚不能深信有盛道能为我们从中与宫保直接否，倘能彼此私下先商量一定办法，然后再发表，则既省股东再起风潮，而免彼此激烈。至于整顿一层，本在情理之中也，云云。你意为如何？

答：此次职道来京，系求差使，是以不敢干预，况伯父一人，亦无压制各股东之权力。在伯父与大人暨中堂均是同部，无不为力，无如一人亦难专主。况有代表在京，倘或由职道通信往返商量办法，若此事系伯父有权力，固属极易，奈此次开会举代表，一切均系各股东公意，苟或私商一旦被股东所知，势必群攻伯父，而风潮愈大矣。

沈云：你说代表而部中不认，即无代表之名目，宫保一人固不能专主，然你与宫保系叔侄，彼此通信商量，又属何妨？即使两方面意见不合，仍可作为罢论，不落痕迹。至于宫保对各股东，可以不说你与我们在京私商之一层，惟宫保近在上海，可以一探股东到底如何意见也。

答：职道姑函伯父，候接回信再说。

沈云：你见王绳伯否？素来相熟否？

答：职道与王本世交，此次彼系代表，职道既非股东，又非招商局人，是以不便往拜，免致为人所说也。

沈云：彼到我处，我未见他，你不去看他，是极。我与你所说之

话系私话，不可与第二人说。又云：李一琴极好，汉厂之事，皇家本应辅助，奈太后已死，现在做主者太多，徐中堂不得意，不能说话。江苏人财力虽不能帮忙，然义气尚有也。十五吃便饭，可以早到谈谈。你言论极明白，如此英年，可佩之至。

如此而散。

徐中堂第一次问答

问：何日到京？住何处？

答：初八到京，住大院胡同朋友处。伯父与中堂请安。

问：近来身体如何？前年在京见及，咳呛尤甚，大约到冬必发，夏秋则好？

答：近来身子尚好，惟堂兄昌颐身后亏累尤巨，未免心中焦灼。

问：招商之事，代表无此办法，我不承认，令伯亦是本衙门侍郎，彼此亦极好，何必受人之愚？

答：伯父因此事力劝股东，是以此次代表力主和平。从前光绪九、十两年，两次赎回，煞费苦心，以致历届盈余尤多，此刻只要整顿得法，亦可盈余。伯父充当督办十余年，何必至今反欲充当总理而担商人之名？无如一家全恃招商股分为养命之源，现已跌至一百廿两，倘再一跌，则更不得了。伯父股分均押在外，从前可报一百两，此刻只能七十两矣。是以伯父之意，苟能当总理，整顿年余，股分一派，即行售出，从此再不问事。即或不当总理，只求中堂竭力整顿，能使招商局起色，则亦本愿也。意见即在于此。至于旁人之语，中堂可勿过信也。职道昨见沈大人，已详细陈明，所有各情本非伯父嘱为禀陈，此系职道在沪十日，见伯父与人所说，大略相同，今奉询及，故敢禀陈。职道此次到京，专求中堂培植，实因烟台太苦。杨五大人嘱带一信，前日已投递，想已赐鉴矣。

徐云：信已见过，并与沈大人看过，所事随后商量，你且等等。

又询南京赛会事，以及电局事、杭甬路事。

如此而散。